

白帝青后系列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大澤龍蛇傳

上



青衣修羅傳

萍劍練神

追云搏電鉞

大澤龍蛇傳

武林霸主

狂風沙

碧眼金雕

大漠鵬程

昆崙秘府

巨劍回龍

神劍射日

落星追魂

龍騰九萬里

金鷹擎天鉞

# 大澤龍蛇傳

上

白帝青后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伤心塔、碎心谷是江湖武林中人闻之变色之处，殊不想武林后起之秀金雷为寻失去多年之父，误入伤心塔，几乎被塔中虚幻境中的美色将心神摄去……

少侠金雷好不容易从伤心塔中挣脱出来，惊闻生父不空禅师已遭百毒门偷袭惨死于法云寺外。缘由何来，祸根是不空禅师获有武林至宝——碧血剑。其实碧血剑已被无弦魔琴女盗走，武林仁义之士雷霆客古军又从无弦魔琴女手中把碧血剑盗出归还给不空禅师之子金雷。孰料从中引出碎心客与血影人为谋得碧血剑，却卷入了二人同时欲得到金陵仙姑欢心的争风吃醋殊死拼斗。又殃及金雷与紫宫妃之外孙女一段儿女情长。漂泊东海孤岛，碎心客、血影人同沦为金陵仙姑的牺牲品。为之碧血剑又几易其主。演绎了情仇、父爱、武林夺宝绝唱的序幕……

碎心客抢走碧血剑，又挟持金雷与紫宫妃的外孙女小蝶漂泊到东海孤岛之上。在孤岛上碎心客与他的情人金陵仙姑及情敌血影人邂逅相遇；可金陵仙姑叛情出卖了碎心客与血影人。使两人丧失了武功死里逃生，二人在孤岛上将各自武功秘诀传授给了金雷与小蝶。造就了金雷为武林一代奇才。

正欲返中土寻仇，却闻少林寺因碎心客招来了面临灭门之灾。碎心客、血影人偕金雷、小蝶又渡海返回中原少林寺，孰料在少林寺的解剑湖畔碧血宝剑又被一奇人夺走。由此，在少林寺中泛延出弟为死兄复仇，火烧少林，死兄幽灵幻现借尸还魂、少林高僧牒度金雷为挂名弟子，闭关修炼一年复出，揭开了借刀杀人桃代李僵，变生肘腋一个又一个的迷幻之谜……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迷离幻境 ..... | ( 1 )   |
| 第 二 章 | 碧血宝剑 ..... | ( 24 )  |
| 第 三 章 | 海上巨舟 ..... | ( 48 )  |
| 第 四 章 | 孤岛秘洞 ..... | ( 69 )  |
| 第 五 章 | 势不两立 ..... | ( 90 )  |
| 第 六 章 | 海天妖姬 ..... | ( 113 ) |
| 第 七 章 | 少林求援 ..... | ( 144 ) |
| 第 八 章 | 摩西尊者 ..... | ( 165 ) |
| 第 九 章 | 力挽狂澜 ..... | ( 187 ) |
| 第 十 章 | 借刀杀人 ..... | ( 209 ) |
| 第十一章  | 七毒穿心 ..... | ( 232 ) |
| 第十二章  | 四海枭雄 ..... | ( 254 ) |
| 第十三章  | 原形毕露 ..... | ( 277 ) |
| 第十四章  | 地底之城 ..... | ( 298 ) |

## 第一章 迷离幻境

昨夜，群星含羞地躲在轻纱之雾后，今晨，一阵濛濛的细雨洒落在碧绿的青山上使它显得更加妩媚。

颤动于草尖的露珠，晶莹浑圆，像是一颗颗的珍珠——那是夜神的泪，昨夜，她曾哭泣。

橙红霞光从东方的天之一角射出，映照在大地，给那奔流而去的河水，加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

那潏潏的大河，曲曲折折的绕过一片乱石浅滩，水流之速开始急湍起来，无数的浪花旋放，闪着银白泛金的光亮……

四面环抱的山峰，像是根根擎天之柱，撑住了蔚蓝的穹庐，浮云缭绕盘旋，任青鸟翱翔其间。

朝阳刚刚升起，灿烂的光芒似万支金箭，射向那耸立于溪畔的一座七层宝塔上，塔上的琉璃瓦，立时泛起漾动的光芒。

这是一座没有门窗的六角形宝塔，仅仅在最下层的塔底，有一个圆形凹入的金属板，加之檐角如凤啄，衔着串串风铃，似有一股奇怪而神秘的气氛环绕著塔的四周。

红色的墙，绿色的瓦，金色的风铃，组合成奇异的形象，构成一种悦目的色彩。

一阵微风吹来，飞檐上悬着的风铃晃动摇曳，响起细碎轻巧的音韵，袅袅散播在空中。

铃声未停，阳光下远远奔来了两个人影。

他们行走在草丛里的小径，向着左侧的小路奔去，形色似是非常的匆忙。

拍了拍头上的大凉帽，金雷取下帽子用力的扇了扇，道：“古叔叔，还有多少路可以到爹爹的庙里？”

他是一个非常健壮的小伙子，现在大约才十七八岁，可是却已有了些微的胡须在下颌下，圆圆的脸庞，浓浓的剑眉，乌溜溜的双眸，挺直的鼻子以及那红润而又丰满的双唇，组成了一张动人心弦的脸孔。

此刻，他侧首对著右侧的那个全身皮肤泛着古铜色，身穿一件大红衣衫的中年大汉道：“这条路真难走，我们还是歇一歇吧！”

古军举起袖子，拭了拭额上的汗珠，在那满是虬髯的下颌下搔了搔，道：“怎么？走这一点路就累了，真是没用！”

金雷拉了拉贴在身上的白色轻衫，那被汗水流满的背上有着一份暂时的清凉。

他皱了皱浓浓的剑眉，长长密密的睫毛一阵摆动，道：“已经赶了两天一晚的路，难道还不该休歇一下？谁又像你，跟条牛似的，就算连赶十天的路也没关系。”

“哈哈！”古军爽朗的大笑道：“你这个小家伙，倒敢骂起我来了，真是胆子不小！”

金雷道：“本来就是嘛！妈对任何人都这么说，雷霆客古军就跟一条牛似的壮，永远都没有叫累的时候。”

雷霆客古军伸出硕大的手掌在金雷头上擦了擦，脸上掠过一丝黯然之色，沉声道：“天下惟有你妈最了解我，只可惜好人不长寿，想不到没活四十岁便已去世……”

金雷道：“想到妈妈，我真不想到爹爹那里去，他害得妈终

日愁苦，无法自遣，久久郁积成病，终至……”

古军叹了口气，道：“其实你妈的个性也太强了，当年令尊见到令堂替我疗伤，而一时误会我跟她有什么勾结之事，以致夫妻反目，各走一方……”他摇了摇头，苦笑道：“当时我在场苦苦解释，令尊不但不听，反而将我打成重伤，令堂为此更加愤恨，而终以令祖独传的唐门“七巧梭”毒药暗器，将令尊打伤……”

金雷浓眉一扬，道：“所以他们两人从此分开，十二年之久都不通一点音讯，怪不得妈不肯让我学武功……”

古军那黑黝的脸上泛起一个痛苦的表情，道：“当时令尊负创逃出，性命只有六个时辰可活，结果终因夫妻结发情深，令堂将“七巧梭”的解药，交给你龙叔叔带与令尊，否则唐门暗器天下无双，令尊当时便会丧命，还能活到他上五台山出家当和尚？不过说来说去，促使令尊与令堂反目的原因，还应该算是我。”

想到仅三十馀岁便已满头白发的母亲，金雷心中感到一阵绞痛，忖道：“若不是爹爹不明是非，妈怎会这么早便死去？”

他虽是有些愤恨父亲当年之错，可是却又渴望能见到父亲，因为在他有记忆以来他便没看到过父亲一面。

古军叹了口气，道：“由于令堂当时是以唐门独传的暗器打伤令尊，所以从此以后，她便绝口不提武功！唉，虽然她不对任何人说，可是我也晓得她对令尊是时刻不能忘怀的。”

金雷哼了声，没有说什么。

雷霆客古军瞥了金雷一眼，道：“若非我跟你龙叔叔苦苦哀求，令堂还不让你跟龙步雨学习华山嫡传的玄门正宗内功心法……”

“哼！”金雷又是哼了一声，道：“学了十年内功，连半招招式都不会，又有什么用？”

古军摇摇头道：“雷儿，你这样就不应该了，须知华山的武功虽然不行，内功却是玄门正宗的心法，是练武人奠基之石，此去法云禅寺找到你爹爹，再看看他的意见吧……”

金雷皱了皱眉道：“爹爹他跑到五台山当和尚便也罢了，为什么又要远到云南来？天下的和尚庙那么多，什么地方不好住，偏偏要住到这乌蒙山来？”

他们边说边走，已经转过山麓，来到距小溪不远的一片草地上。

晶莹的露珠被他们践踏得碎去，惟有倔强的小草被压倒后，却依然挺起腰杆抬起头来。

金雷抹了一把汗，回头望了望那缓缓挺起的小草，像是感觉出一点什么道理，可是在他思索时，却又想不起来。

古军解开胸前的衣襟露出毛茸茸的结实胸膛，迎着一阵微风，扬声大笑道：“哈哈！爽快呀！爽快！”

风中带来轻脆的铃声，如同少女的低语，轻巧地绕萦于耳边，金雷脸上浮起一丝微笑道：“这铃声真好听，就像是来自虚无缥缈的穹空……”

古军用手在胸毛上抹了两把，诧异地转过头来，道：“你说什么声音？是不是听到了流水声？”

金雷摇了摇头，细细一听，耳边全是流水奔腾之声，哪有刚才的柔细铃声？

他疑惑地付道：“怎么我刚才明明听到了铃声，现在却又听不见了？”细细一听，水声淙淙，确实没有铃声响起。

古军扬声道：“前面大概是澜江的支流，我们已经进入乌蒙山中段……”指了指左侧高耸入云的山峰，说道：“喏！那第二座山峰便是羊角峰，你没看到上面分岔出去的两支峰脉？是不是跟羊角一样？你父亲便是在那个分岔的地方建了座法云禅寺。”

金雷望着那有如羊角伸展入空的山峰，道：“那便是爹爹主持的庙？古叔叔，金儿真不晓得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出家当和尚？”

“唉！”古军道：“其实令尊个性骄傲倔强，他虽然身入佛门，心却依然留于江湖，当年的名号是霹雳杖金沼焕，现在则是霹雳不空大师，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他的话声方了，一阵微风吹来，风中又传出细柔轻灵的铃声。

纵然水声湍急，滔滔而流，却没能够掩盖住那一缕清新的铃声，这缕铃声出现在汹涌的水声里，仿佛是粗犷中带着纤柔之音，另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

金雷脸上一喜，道：“你听，这不是铃声又出现了吗？”

古军一愕道：“什么铃声？”

金雷也没想到为何古军会听不到夹在流水声中的铃声，他加快脚步，跃身向那铃声来源处奔去。

古军愕然大叫道：“喂！雷儿，你怎么啦？”

眼见金雷向左边的碎石滩地奔去，他只得跟着飞奔而去。

愈往前走，水声愈是响亮，飘洒的水气弥漫而来，像是一层淡淡的薄雾，置身其中，有一种清凉之感。

古军爽朗地哈哈大笑，忖道：“我怎么没想到先下河去洗个澡再赶路……”

一念未了，他突然看到在白白的水气后，隐隐约约的显现出一座宝塔的影子。

他愕了一愕，飞身穿出水气，来到满是碎卵石的河边，果然在那水流曲折处，看到一座七层的宝塔。

金雷站在塔前的一丈之处，怔怔地望着那座没有门，而且檐角上悬着许多风铃的怪塔在出神。

他喃喃道：“这是一座什么塔？”

古军搔了搔头，感然道：“我可没见过有这种塔，连个门都没有……”

金雷抬头望了望那幌动的风铃和那斜伸入穹空的飞檐，失声道：“你看，那檐角上挂风铃的地方，镶着七颗红宝石……”

古军定睛一看，果然见形成凤嘴啄的飞檐，镶着七颗闪着红色光芒的宝石，映着阳光，闪出灿烂夺目的亮光。

他发出一声惊叹，道：“嗯！这真是红宝石镶成的檐啄……”

金雷的目光投视在那块凹进去的圆形金属板上，道：“古叔叔，你看那儿，是不是进门之处，让我去看看！”

古军一拉金雷，沉声道：“江湖有许多隐秘事，千万不要介入，我看这宝塔建在这里，有股神秘怪异的气氛，而且你看那塔上檐竟然能镶以宝石，而不怕人抢劫……”他神色凝肃地道：“你想想在这荒野之地，他既敢筑这么一座宝塔，必然是有一番原因，而这种人也最忌别人探窥他的隐衷……”

金雷道：“古叔叔，你让我去看看，有什么关系，我又不到里面去！”

古军摇头道：“不行……”

金雷还没说话，突然听到一声有如野兽样的号叫，沉闷地混在流水声中，撞进耳里。

他双眉一扬，侧首道：“古叔叔，你听到没有？”

古军脸上色变，沉声道：“塔里有人住着，那不是野兽的声音……”

金雷右手一挥，挣脱了古军握持，向着宝塔奔去。

古军怔了一下，大声喝道：“雷儿，不要去！”

金雷奔到塔前，只见那正面向阳处，凹进去的一面圆圆的金属板，被阳光照射，耀起一片金黄光芒。

他立身在那板前，仿佛是面对着一面镜子，清晰地将自己的

形像显现在那块镜面上。

这使得他激起天性中喜欢探寻隐秘之心，他伸出手去将那面圆形金镜敲了两下。

“咣咣”两声，古军已赶到他的身边，一把拉住金雷，怒道：“雷儿你不要命了？”

金雷笑道：“这有什么关系……”

突地，他的笑容似一片落叶样从脸上飘落，换上怔愕震骇的表情，睁大了眼睛，死盯在那面金镜上。

敢情古军身形魁梧，一走到镜前，刚好将射到镜上的光线挡住，留下一片阴影。

可是在阴影中，镜面上突然显现出一个少女的脸靥来。

她长得凤目柳眉，菱形的嘴唇，小巧的玉鼻，梨涡浮现在丰满的脸颊上，牵动着的樱唇，嘴角微上翘，笑靥如花……

金镜是平的，可是那个隐约的少女笑靥却似浮萍样的，似是要自镜里探首出来。

金雷心头小鹿砰砰跳动，整个精神都融化在她的微笑里……

古军诧异地望了望金雷道：“你怎么啦……”

可是他的目光随着金雷望去，方一投视在金镜上，立即如遇雷击，震愕在当场。

那浮现在镜上的少女并没有动一下，可是那长长密密的睫毛后所流露出来的眼波，却使人沉醉不已……

那凝住的笑容有着妩媚与端庄，纯洁与妖艳，使人看了心里摇动，魂飞魄散，无法控制自己。

古军只觉得自己一生闯荡江湖，从没有见到有如此美的女人，注视了一下，他的整个心神已被迷惑住，全身酥软，几乎立身不住。

他伸出双臂想要去搂抱那镜中人影，可是一股自惭的情绪涌

进心里，他却不敢向前，反而退了两步。

阳光射在镜上，反射出缕缕光芒，闪花了金雷的眼睛，那个镜上少女立即消失无影。

金雷眨了下眼睛，看到镜上反射出自己一幅痴迷震愕的神情，他心头一凛忖道：“怎么啦？我是不是着了魔？”

侧首一看，他见到古军也像是大梦初醒的样子，一脸的迷惘之色，两只手臂张开，像要抓攫什么……

他惑然问道：“古叔叔，你怎么啦？”

古军哦了一声，赶紧放下手，道：“没什么，没什么！”

他面对金雷那炯炯目光的注视，心里一慌，脸上立即红了起来。

好在他皮肤泛黑，金雷并没想到他的尴尬情形，只是诧异地望着他道：“叔叔，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这面金镜上突然浮现出一个美丽无比的少女脸孔？”

“你也看到了？”古军脱口而出，立即觉察出不对，而赶紧闭上嘴巴。

金雷向往地道：“那少女好美，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的嘴唇，圆圆的梨涡带醉的微笑，似雾的眸子……”

古军闭上眼睛，思绪又回到那个少女的笑靥里，只觉她伸出柔软纤细的玉手，轻轻的抚着自己的脸颊，那长长的玉指莹洁如玉，带着一股淡淡的处子幽香。

他沉醉在幻想中，突然被金雷叫声惊醒，睁开眼来，他发觉自己已不晓得何时仰卧在满是卵石的河滩上，金雷正俯视着自己。

心神一震，他暗暗为自己坠入幻境而惊奇。

金雷惑然道：“叔叔，你怎么啦？”

古军摇了摇头，方待起身，目光扫处，只见那塔檐之上，用

硃砂写的三个大字。

他霍地跳了起来，脸都骇青了，颤声道：“快走！”

金雷诧问道：“为什么？”

古军恐惧地道：“那是伤心塔！”

“伤心塔？”

金雷仰首看着飞檐之下的三个硃砂大字，这才发觉刚才从正面来为什么没看到的原因。

敢情这塔是六角形的，每一层塔檐都是如同凤翼样地斜斜垂斜，而那六枝伸出的飞檐则是嘴喙，是以从正面平视望去，字迹被垂檐挡住，非要自下而上的仰视才能看得见。

他喃喃地念了两声，对着金镜道：“仙女姐姐，你有什么伤心呢？你生得那么美，我敢说天下没有第二个比你更美的了，这世上还有谁会惹你伤心？”

古军恐惧地望着金雷在喃喃自语，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雷儿，你怎么啦？”

金雷双眉一皱，左手往后一挥，怒道：“别来吵我！”

古军手掌被打了一下，微微一愣，心中惊慌地忖道：“糟糕，雷儿他果然被这个塔将心神摄去了！”

他跑遍江湖，当然晓得武林中传言的两大恐怖地方是如何的凶恶，但他却不知道伤心塔会在这人迹罕至的云南边境的澜江边。

虽然没人从伤心塔里出来过，可是这伤心塔的威名却像是鬼样的使得武林人物为之心惊。

古军暗忖道：“伤心塔在这儿，不晓得碎心谷又在何处？”

金雷并不晓得古军心中所想，他喃喃地道：“你有这样美丽的容貌，又有美妙的青春，还有什么事会使你伤心？还有什么人会伤你的心……”

他话声未了，塔里突地响起一声幽幽的叹息。

古军脸色铁青，咬了咬嘴唇，大喝一声，一掌将金雷打昏，扛起了他，头也不回，便往山上飞奔而去。

一阵风来，风铃响起，叮叮之声像是要向穹空诉说着它的寂寞……

古军一听那细碎的铃声，宛如遇上鬼魅一样，拚命的飞奔上山，高一脚低一脚的根本不辨方向，便往有树林之处窜去。

一直跑了有两盏茶的功夫，他才气喘呼呼的停下脚来，定了定神，这才发觉自己是奔进一座密密的森林里。

心里一慌，暗忖道：“糟糕，我怎么跑到这里来？据说乌蒙山原始森林最多，往往数十里都不见天日，而且还有瘴气……”

一想到瘴气，他不禁全身一凛，十余年前在贵州遇到金银瘴的往事，又重回他的脑际。

那时若不是遇见金雷的母亲——江湖上有名的女扁鹊唐仪，他可早就没有性命了。

可是也就因为那次，而使得霹雳神杖金沼焕与唐仪夫妻反目，而造成他内疚终身痛苦的结果。

他暗忖道：“这次金沼焕连发三封信，要雷儿到乌蒙山法云禅寺来，不晓得有什么要紧之事。唉！但愿当年的那场误会，现在能够澄清，否则我终身都会不安。”

一声低沉的喝声自他背后传来：“你可以放我下来吧？”

“哦！”古军一拍前额，把扛着的金雷放了下来，道：“我倒忘了你被我扛在肩上，雷儿，对不起，叔叔出手太重了！”

金雷摸了摸脖子后面，摇头道：“这倒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我在奇怪你天不怕，地不怕，怎么倒怕起那个美丽的少女起来！”

古军脸色微凛，道：“我并非怕那个少女，而是害怕那个

塔!”

“你害怕伤心塔?”金雷撇唇一笑道:“我倒对那座塔很感兴趣呢!”

古军脸色大变,道:“雷儿,你可千万不要走到塔边去,尤其是晚上更不能去,若是去了,你将不会活着离开伤心塔三十步的距离!”

“哦!有这种事情?”

古军脸色凝重的道:“江湖上除了武林九大门派之外,还有一帮二门,此外便是绿林的豪杰了……”

金雷插嘴问道:“那一帮可是丐帮,二门除了四川唐门之外还有什么门?”

“云南百毒门!”古军顿了顿道:“可是最令江湖人物震慑的还有一谷一塔,那就是伤心塔和碎心谷两个地方!”

古军倚着树干望了望凝神谛听自己说话的金雷,暗忖道:“他既要踏入江湖,便应对江湖之事了解,我若不告诉他这些事,将来他被那塔中的人像把魂勾掉,我岂不罪大恶极?”

他生性耿直,秉性强硬,自是对于那等邪恶诡诈之事不甚明了,更不会运用心机去骗人了,此时一心为金雷着想,便将江湖上传言的忌惮之处全给忘了。

金雷哦了声,道:“刚才我们见的伤心塔,那么还有一个碎心谷又是在什么所在?”

“这个我就知道了!”古军话一出口,立即便想起了江湖传言不得妄论伤心塔与碎心谷之事的忌惮之处,他四处张望了一下,忖道:“但愿伤心塔里的鬼魂没有听到我在背后议论他!”

金雷见到古军那种慌张的样子,问道:“叔叔,什么事?”

他左右望了望,只见自己立身处在一座密林里,浓密的枝叶将日光都遮住,仅有一些细碎的斑驳光影透下,还可辨明四周的

形象。

那些株株有两人合抱粗的树干挺直地耸立着，时而散发一阵潮湿夹着腐叶的气息，传进鼻中不大好闻。

他皱了皱眉道：“古叔叔，你走错路了是不是？”

古军嗯了声道：“只要认清方向，我们不会迷路的，走吧！”

金雷噗嗤地一笑道：“叔叔，你晓得哪里是北方？哪一个方向是法云禅寺？”

武林中人赶路，往往是可藉风向与星星或太阳来测定方向，辨别路径。

可是现在处身于密林中，既无阳光，又无微风，放眼四周，全都是树，又有什么办法来测定方向？

古军尴尬地道：“这个……”

“别这个，那个了！喏！”金雷笑着自怀里掏出一个指南针出来，道：“妈在决定让我跟你到乌蒙山来的时候，便将这个指南针给我，她老人家说：“雷儿，你古叔叔一生鲁莽，毫无心机，你在跟他赶路时，必定会迷失路途，所以为娘的将这个指南针交给你……”

他学的声音好像，古军回想起唐仪那高雅的风采，与对自己的关照，不禁眼眶一红道：“惟有你妈才最了解我，我是个粗人，从来都没多考虑……”

金雷撇了下嘴，将手中指南针交与古军，道：“叔叔，你拿去吧，算我说错了话……”

古军接过指南针，还没说话，便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急促的钟声。

“叔叔！”

古军一拉金雷道：“那就是令尊的法云禅寺传来的钟声，我